

上

一

大簡

子子

集公書

金經

荀子

熊公哲

注译

上

王云五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荀子今注今译 / 熊公哲 注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229-00247-3

I . 荀… II . 熊… III . ①儒家②荀子 - 注释③荀子 - 译文

IV . B2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686 号

荀子今注今译(上、下)

XUNZI JINZHUYINYI

熊公哲 注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魏 力 谢 明 黄卫平 孙丽莉

封面设计: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40mm × 960mm 1/16 印张: 44.5 字数: 517千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纂古籍今注今译序

由于语言文字习俗之演变，古代文字原为通俗者，在今日颇多不可解。以故，读古书者，尤以在具有数千年文化之我国中，往往苦其文义之难通。余为协助现代青年对古书之阅读，在距今四十余年前，曾为本馆创编学生国学丛书数十种，其凡例如下：

一、中学以上国文功课，重在课外阅读，自力攻求，教师则为之指导焉耳。惟重篇巨帙，释解纷繁，得失互见，将使学生披沙而得金，贯散以成统，殊非时力所许。是有需乎经过整理之书篇矣。本馆鉴此，遂有学生国学丛书之辑。

二、本丛书所收，均重要著作，略举大凡：经部如诗、礼、春秋；史部如史、汉、五代；子部如庄、孟、荀、韩，并皆列入；文辞则上溯汉、魏，下迄五代；诗歌则陶、谢、李、杜，均有单本；词则多采五代、两宋；曲则撷取元、明大家；传奇、小说，亦选其英。

三、诸书选辑各篇，以足以表现其书，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学技术者为准；其无关宏旨者，概从删削。所选之篇类不省节，以免割裂之病。

四、诸书均为分段落，作句读，以便省览。

五、诸书均有注释；古籍异释纷如，即采其较长者。

六、诸书较为罕见之字，均注音字母，以便讽诵。

七、诸书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书概要。凡所以示学生研究门径者，不厌其详。

然而此丛书，仅各选辑全书之若干片段，犹之尝其一脔，而未窥全豹。及一九六四年，余谢政后重主本馆，适国立编译馆有《今注资治通鉴》之编纂，甫出版三册，以经费及流通两方面，均有借助于出版家之必要，商之于余，以其系就全书详注，足以弥补余四十年前编纂学生国学丛书之阙，遂予接受。甫岁余，而全书十五册，千余万言，已全部问世矣。

余又以《今注资治通鉴》，虽较学生国学丛书已进一步，然因若干古籍，文义晦涩，今注以外，能有今译，则相互为用，今注可明个别意义，今译更有助于通达大体，宁非更进一步欤？

本馆所任之古籍今注今译十二种，经慎选专家定约从事，阅时最久者将及二年，较短者不下一年，则以属稿诸君，无不敬恭将事，求备求详；迄今只有《尚书》及《礼记》两种缴稿，所有注译字数，均超出原预算甚多，以《礼记》一书言，竟超过倍数以上。兹当第一种之《尚书今注今译》排印完成，问世有日，谨述缘起及经过如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云五

《荀子今注今译》自序

周衰，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王官失职，诸子百家纷纷杂出。而所谓儒家者流，实为学术上一大主干。非但齐鲁之士，六艺不废而已。盖自魏文侯尊师子夏，一时学人，如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之伦，皆相从受业于西河之间，而儒术几于遍天下了，是以“陈良楚产，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孟子以为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三晋多法术之士，纵横长短之说，而荀卿赵人，亦自言“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故自孔子颓没，其能守孔子的志业，而益加光大之者，固当以荀子与孟子为最重要人物了！

说到此，吾知学者必将致问，孟子荀子都是战国儒学大师，乃一主性善，一主性恶；一遵先王，一法后王；一称仁义一隆礼义，其旨趣乃若大不相同者，是何为而然。昔贤以为进德修业，内出外入，洙泗立教，原自有此两条路径。是以曾子之一贯，道在忠恕；子贡之一贯，功资多学。后世如朱陆二子，尊德性，道问学，亦各遵所闻，这又曷足多怪呢？是说也，自然不能说是不对。虽然，犹有本焉。往在六七年前，公哲应孔孟学会论语研究会之约，曾以“齐一变至于鲁”为题作过一次讲演。以为周道盛文，而齐鲁实岿然两化。鲁启周公，其治尚恩，而以仁义为立国之本。齐肇太公，其治尚功，而以富强为致霸之基。此在《史记·鲁世家》、《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

《汉书·地理志》，都有同样之记述，不过文字详略互有出入罢了！荀子之起，论时最后，又与慎到并生于赵，游学于齐，居稷下最久，并作过三次祭酒。然则其与孟子旨趣所以不同者，其故不难臆度而知矣，所谓“居楚而楚，居夏而夏”，其所“渐靡”于齐学者，固已深矣！唐韩愈氏尝称“孟氏醇乎醇，荀与杨大醇而小疵”，呜呼此其所以为小疵也欤。《管子·枢言篇》：“人之心悍，故为之法”，“人固相憎也”。性恶说，疑即出于田骈慎到一辈法治论者矣！又《戒篇》：“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则亦义外说也。此其尤彰较著者也。

孟子距杨墨，荀子非难诸子，凡以著明孔子之道。然不同者，孟子壁垒森严，对于杨墨，直辞而辟之。比之洪水，比之猛兽。以为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人将相食。荀子则不然，他对于诸子有所非，亦未尝不有所取。诸如《天论篇》所举，自老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物之一偏。故凡所谓有见于此，无见于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如《解蔽篇》所举，自墨子以下，在他，固以为皆道之一隅。故凡所谓蔽于此而不知彼，彼者是他所非，此者是他所取，夙尝谓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荀子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唯孟子距杨墨在正救人心也，故二氏之外，初未尝泛及他人。其书有如墨者夷之，有为神农之言者诸章，皆因有问而答。又其所谓杨氏墨氏，“氏”之云者，是说他的流派，不是说他本人。唯荀子之非难诸子，在辨别是非也，故历数诸子，指其人而一一辩斥之；一而已，而至于再，至于三。甚者如子思孟轲，《非十二子篇》，亦同类而并非之。苏子瞻识其“刚愎不逊，而自许太过”。吾意不然。荀子之学，自因他“渐靡”于齐化者深，而其言礼，又不免有参取法家之意，以礼为生于圣人之伪，非固生于人之性，为自外

来。故对于鲁化义内之学，不免冰炭扦格耳！是以曾不再传，其徒韩非、李斯衍之，遂一变而为法家矩子。故如荀子，他的学说，是糅合墨法而为儒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反而相成。韩非、李斯，是糅合儒墨而为法的。其于道与名，则相倚而相参。所谓孙氏之儒，或者就是这样形成的吧！战国学术始孕于魏，中盛于齐楚，终汇于秦；而荀子在此时，颇似一部载重大车，将所有各派学说举运而送入于秦。且儒者之学，自董仲舒说汉武罢黜百家，尊崇六艺，遂以独隆于世。固亦荀子“道有一隆”，“慎率民而一焉”之本旨也。战国学术，既皆集载于荀子，而汉世儒学，又因荀子而肇兴，其在学术上，较其地位，自有不可厚诬者。小疵大醇，夫又何足深论乎！此“文化推行委员会”以《荀子》一书属为今注今译，所以不敢逊避者，区区之意，自有所在，然亦可谓不量之甚矣！

抑近世梁任公解释内圣外王之义，谓“我国学术在内而修己，外而安人。修己之谓内圣，安人之谓外王。其与西方哲学，以爱知为动机，以探索宇宙体相为究竟者，判然不同”。盖一重行谊，一重知识。至若议者猥见西方哲学，大都以所谓论理学认识论为基础，谓儒家无此，因以为讥。任公则从而解之曰：“儒家并非不讲于此，但别有所重，其范围原不在此，此不足为儒家病。”其言可谓深切著明。顾论及墨子，谓“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荀子因一变而转向知识，凡正名解蔽诸篇皆知识之事，为儒道一大修正”。则未知此言对于孔子“文莫犹人，躬行未得”之本旨，果为何如？区区者之意，则以为荀子惟混欲与性而为一，故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其所谓好利疾恶，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皆欲也。唯歧心智与性而为二，故曰“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故心不可以不知

道”。圣人之所恃以化性而起伪者，为“心也者道之主宰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敢并以弁于编首，惟知言君子是正焉！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日奉新熊公哲自书

凡例

一、经籍子史，欲取而今注今译，绝非易事。今注或尚易为力，今译则大难言矣。因一文一语，二者之间，表达方式，迥乎不同。譬犹以汉译英，虽字同文同，其难于契合一也。且经籍诸子，其文辞之高深，较之寻常，直不可以道里计。今欲将此等高深之文辞，而译为浅近之俚语，褫其衣冠佩带，而被以时装，精神形貌，两不可辨了。如《天论篇》“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信同伸），《解蔽篇》“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对于二家主旨，括以一字。对于二家阙失，亦括以一字。曰诎曰用者，主旨也。曰信曰文者，阙失也。凡此一字，其中含有多少意义。鄙人拙陋，将欲以今语另一二字译而代之，乃百思而莫之能得。只好于注释中稍加详悉罢了！又《正论篇》，非难宋钘曰“子宋子以是之情为欲寡而不欲多”。是以欲字为动词。而《解蔽篇》则曰“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又若以欲为名词。欲事语译“将何以调和其义，而归协一？”大费思索。此中甘苦，恐非亲历而身自为之者未易洞知而尽悉也。其难一也。

二、文言语体，譬之绘画，一为写意，一为写生。写意之画，着笔甚简而高；写生之作，着笔甚细而工。二者各是一途径。故译文言而为语体，与译语体而为文言，其难一也。今请以《劝学篇》“学莫便乎近其人”一段为喻。语译时，反复数四，尤以方其人数语，简而高者，终无以使之细而工。最后乃译云：

为学欲求通经，莫如与贤师相亲近，最为便易。礼乐有其法，无其说。诗书记古代故实，而未必切合时用。春秋辞约而旨远，难于速解。唯有仿效通经贤人，相与讲习先师君子之说，则礼乐不说而说矣，诗书不切而切矣，春秋不速而速矣。心有所主，自可遍通其义，而周全于世事矣。

如此之类，自非兼采浅近文言，实苦无可措手。强而译之，将变失其意。文言语体，间见杂出，为例不纯之讥，固有不能避矣。其难二也。

三、就文学常识言，造语宜健，不宜弱；结构宜团聚，不宜散漫。寻常文句，如“未能或之先也”，若改为“未能或先之也”，则弱矣。“不我能惄”若改为“不能惄我”，则弱矣。故每见有精彩文言，一译为今语，便觉散漫不可读，而精神全失矣！抑非必译者之工夫，有所未至也。且语体之为用，一言以蔽之曰：大众化而已。然以近今电视观之，知识较高者，时或旋面而不视。这岂不是因其情节，力求大众化，以致多失之伧俗已甚之故，文亦犹是也。故大众化可也，大众化而能不失原文之精神，而流于伧俗，则大难矣。此尤偏衷所兢兢也，其难三也。

四、往时严几道以汉文译英籍，如《天演论》之类。谓译事有三难，曰“信”，曰“达”，曰“雅”。所谓信者，务在一如所译之本面，不失其真；所谓达者，有言必畅，而无或不尽。至于雅之一字，但求无失于伧俗，便自彀了，无用高谈。昔东坡论文，引及《论语》“辞达”之言，谓达字正不易言。何况译文为语，译古为今。古人文字赅简，语多抽象，难于质言，且如

《王霸篇》，语及用国，揭举三语，曰：“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下文自申其义，亦三段分承，但每段发端，语皆浑沦，读者未易寻省。因僭加一语云：“何言乎义立而王？”“何言乎信立而霸？”“何言乎权谋立而亡？”非敢擅改古书，意在求达。注外加一二语，倘亦无失为信乎！其难四也。

五、吾人研读某子，对于某一子的学说，必须具有相当的观念（Idea），然后对于其文辞与旨意，可期渐次领悟，而得其义。否则虽译为语体，恐亦未必有多大补益。故关键仍在观念，不尽在文辞。老子尝自言“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庄子亦云“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至于墨子，其言尤号多而不辩。或以为讥，墨子即取譬楚人有卖其珠于郑，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以相答。自来诸子著书，宁有故意艰深其文，而使人莫之能解者？然吾人读之，每若难解者，非果其文之难解也，仍是观念不清之故。盖高深之学说，非相当高深文字，未易表达。虽达，必不确切，易滋误解。且易大传不云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古人学术思想，有非专求之言语文字，所能尽者。此尤译者一难关也。诸凡佛典，译之者，大都名手高僧，然有时译音而不译意者，自因未敢孟浪，致失本真。此可思矣！其难五也。

六、前面所举五事，要只是说明译事之难，以告读者。使他们知研读古籍，仍当以原书为主，而未可徒以译本为捷径。“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此皆其荦荦大者。至其琐屑，今请汇录于此，以备参检。

(甲) 本书篇第，完全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其中所集诸家校刊注释，亦多所采撷。然亦但能取其精意，而略其繁重。原书具在，自无用过于求详。有时为行文之便，注者姓名，亦或

不复一一标出。其有未安，僭出己意，也是如此，不过略加标点符号而已。凡称某氏云者是引其文，称某氏谓者，是取其意。

(乙) 近人梁启雄《荀子東釋》，于王氏集解之外，又益以王懋竑、王绍兰、孙诒让、陶鸿庆、刘师培、胡适、杨树达、高亨、刘念亲，日人久保爱、猪饲彦博、物茂卿诸家之校释，及其兄启超之说。间亦有足补苴前人之罅漏者，惟在慎取之耳！

(丙) 凡荀子征引古籍之言，如《尚书》、《诗经》之类。此等自不可不详加注释，择善而从，不分汉宋。但译文中不宜将他同样译为语体；同样译为语体，则为译者之言，而非古籍之言，而引号亦将无所复施了！尤恐一加语译，与其本意或不尽符合。窃思吾人今日作文，时或征引诗书，虽属语体，必以原文为正，而加引号以示别。愚陋今译《荀子》，私窃以如此为最善方法。

(丁) 《荀子》一书，视《墨子》完整多多矣，又经谢墉以下诸家勤心考释。然时历千载，又自宋明以来，诸儒多加屏斥，脱误错乱，自仍难免。此等如无可校证，自当从古人盖阙之义，疑以传疑。其或如《成相篇》，其文隐具格律，凡先儒所认为残阙诸语，则以方格识之。一格一字，盖亦古人成例也。

(戊) 章实斋谓诸子著书，承用文字，义各有主，因引屈平之“灵脩”、庄子之“因是”、韩非之“参伍”、鬼谷之“捭闔”、苏张之“纵横”，谓皆移植他书，莫知所谓。窃以为如荀子之“统类”，墨子之“兼别”，同样也是这类名词。但荀子之统类，时或谓之伦类，或简称曰类、曰统。此等只好随文作解，初不必以繁复为嫌也。

(己) 凡注释古籍，音读自是一件要事。但近所通行之国语注音符号，其发音是否十分准确，颇成问题。讹以传讹，甚属可虑。又只有平上去三声，而无入声。其影响于我国音韵之学，

尤非浅解。故国语注音符号，只可以为童年学子识字读音之助，而未宜用之以读古籍。不如仍用音某，某某切，较为稳妥。

(庚) 荀子学术，史记本传，及刘向孙卿新书序，措辞皆甚简略。近世汪容甫《荀卿通论》、《荀卿年表》，及胡元仪《郇卿别传》，考述务求详备。其辞又或颇伤于繁，读者骤难得其要领。因不安愚陋，僭作为《荀子其书其人》一文，以与旧日所作《读荀子自叙》、《荀书考略》，并附卷末。对于读者了解荀子，或不为无助。

七、愚陋对于荀子向有一种不同之看法，以为他是齐化义外之儒。所以说：“无之中，必求于外。”《劝学》亦云：“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则是他所说的学问，是行远之车马，绝江海之舟楫，假之于外，而非发之于内。如此之类，凡有说明，皆冠一案字以示别。此本书所尤重，窃不自揣，愿与知言君子，虚乎此心，相与质正焉！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九日公哲又书

目录

《荀子今注今译》自序	1
凡例	1
第一卷	
劝学篇第一	1
修身篇第二	19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34
荣辱篇第四	49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67
非十二子篇第六	86
仲尼篇第七	106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117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151
第六卷	
富国篇第十	181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214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248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274

致士篇第十四 288

第十卷

议兵篇第十五 296

第十一卷

强国篇第十六 326

天论篇第十七 346

下卷

第十二卷

正论篇第十八 363

第十三卷

礼论篇第十九 392

第十四卷

乐论篇第二十 431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447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476

第十七卷

性恶篇第二十三 506

君子篇第二十四 528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535
第十九卷	
赋篇第二十六	552
大略篇第二十七	565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619
子道篇第二十九	634
法行篇第三十	643
哀公篇第三十一	649
尧问篇第三十二	661
附录	
荀子其人其书	672
读荀子旧序	678
荀卿书考略	681